

南疆三章

李培禹

我们一行一路驱车，由西向东，可说横穿了整个南疆。金秋时节的南疆，多彩的花，多彩的叶，多彩的果，仅大巴扎上的葡萄就有晶莹的紫色、玛瑙的绿色、和田玉的白色、透明的粉色，甚至还有国画泼墨般的黛色，真令人称奇！

棉花白

岳普湖没有湖。这个喀什地区下辖的只有十几万人的县，却有着连片的大沙漠。

连片的棉田地头，停放着棉农们的交通工具：电动车、摩托车、拖拉机和皮卡汽车。都知道新疆是中国优质棉花的主产区，但当你置身于一望无际的沙漠棉海时，还是会被震撼。洁白的棉桃开得正旺，一朵朵好像在比谁的棉团更大更美；抬头远望，连片的白棉花在阳光下有些耀眼，宛若天山冰峰的积雪化作漫天的雪花铺下来。

艾则孜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子的名字挺长，他让我们叫他小艾。小艾了不得，他竟是这几万亩棉田的“甲方”代表，“乙方”是岳普湖县5镇4乡种棉花的维吾尔族棉农。我们通过小艾的翻译，与在田间摘棉花的一位妇女交流，她告诉我们，棉花丰收了卖给国家就有收入，这块是固定的；没想到小艾她们公司从河北来这里建厂，给我们带来了又一笔收入。她熟练地采摘下几株棉团，指着露出的黑色棉籽说，这些过去扔在田里没人要的棉籽，晨光公司要，帮我们实现了二次创收。她渗出汗珠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从丰收的棉田归来，我们走进被棉农们称为“甲方”的喀什晨光植物蛋白有限公司。一进入办公楼，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每日一学”，内容有汉语的“早上好”“谢谢”等简单用语，下面是维吾尔族文字。显然，公司大部分员工不是本地人，他们的总公司是位于河北邯郸周县的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从2006年起，晨光集团凭借高科技优势，响应国家“科技援疆”的号召，开始在新疆布局，今天已有10余家高科技子公司在新疆大地生根开花，喀什晨光只是其一。

在新疆晨光生物科技公司，我们知道了这颗棉籽里含有259种物质。这个“知道”来之不易：2015年，已是上市公司的“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亲自请来两位海归博士，组成团队寻求在产品成分分析上的突破。蒙古族的额尔敦巴雅尔博士成为这一科研领域的“黑马”，他的研究小组最终鉴定成果是：棉籽中含有259种物质。在后来的科技成果鉴定会上，专家们给出的结论是，这项棉籽成分分析的全面性，达到了目前国际先进水平。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棉籽蛋白成为晨光生物的主打产品之一，加工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在样品陈列室，我们看到用于国防、纺织、化纤、造纸等轻化工业的重要原料棉短绒，广泛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的脱酚棉籽蛋白，含有大量人体必需脂肪酸的精炼棉籽油，种植食用菌的原料棉籽壳等十几个产品。仅去年一年，就有20万吨毛棉籽在这里换成了农民手里的钱，而晨光公司从棉籽中提取的精细化工产品，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半壁江山，而且实现了出口创汇。

真是上了一课。“下课”后，当我们再次与“沙漠棉海”邂逅，就觉得棉农们发自内心的笑容是那么灿烂，而丰满的棉团作为白色的花朵，真的好美！



菊花黄

晨曦中我们向东行进，进入新疆最大的县莎车县，取代白茫茫棉田的是大片的菊花海，盛开的菊花一片连一片，一直铺展到目力所及的天际线。

菊花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菊有黄华”的记载。菊花颜色有红、黄、紫、白等多种，最常见的是黄色，菊花又称黄花。新疆的菊花只有一种颜色——浓浓的金黄色，只有一个品种——万寿菊。

莎车是万寿菊的王国，当我们置身于一望无际的万亩菊花田时，正是采摘菊花的好时节。吸吮着淡淡的菊花香，我走进迷人的菊花海，看到维吾尔族妇女在辛勤地劳作，她们偶尔会把一朵鲜花插在发髻上，两手一上一下熟练地把采摘下的大朵菊花装进随身的编织袋里。一个大编织袋装满了，她们会在换新袋子的间隙说说笑笑，也不忘把头发上的那朵菊花放进袋子里。一个年轻的维吾尔族“古丽”告诉我，在莎车，万寿菊也叫“富民花”。

万寿菊是菊科类植物的一种，其叶黄素含量高达百分之二，是叶黄素生产最理想的原料。叶黄素是一种优良的着色剂和功能性营养强化剂，在保护视觉、预防老年性黄斑退化综合征、白内障及心血管疾病等方面具有重要功效。跟随花农们载满鲜花的车队，我们走进莎车晨光公司大门。经过检验品质、称重、开单，花农们卸下鲜花后就可以直接去领钱了。今年万寿菊的长势好、质量优，每公斤价格从去年的1.08元提升为1.20元。一位叫麦提的老汉今天交售的鲜花净重180公斤，得款216元。万寿菊从6月进入采摘期，一直到9月底，田里的菊花可采摘12茬。这一季下来，麦提老汉心里清楚，一家人靠采菊花能得到多少收入，他心里能不喜滋滋吗？

花农们挣钱“简单”的背后，是一条毫不简单的高科技产业链在支撑。经过10余年不断的科技创新，晨光公司实现了“万寿菊一身是宝”全产业链价值。万寿菊采摘后进入工厂，先在发酵池里发酵，再进入车间压榨、烘干水分压成颗粒，经过提取技术制成叶黄素浸膏。叶黄素浸膏一部分被高度提纯作为保健品，剩余的大部分作为饲料添加剂直接销售。公司科研人员最新的研发成果是：从万寿菊花渣里提取出了瓣皮万寿菊素，作为一种高档饲料添加剂，去年拿到了农业农村部新饲料添加剂证书和批号。今年产品一问世，就受到生态养殖企业和农户的欢迎，市场售价每吨高达4万元。由于万寿菊经济价值显著，

亩收益远超一般性经济作物，目前仅莎车县万寿菊种植面积已达到20万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万寿菊种植基地。晨光生物连续10年以稳定的保护价即每年只增不减的价格，年收购加工万寿菊30万吨，使南疆地区贫困户通过这朵“富民花”，实现了脱贫致富。以英吾斯塘乡为例，全乡有脱贫户821户。2023年预计人均纯收入达到1.7万元以上，比去年增长1800多元。

辣椒红

我们赶往焉耆的路上不时有红色的辣椒田闪过。焉耆位于天山南麓焉耆盆地的腹心，《大唐西域记》记载，唐僧取经时的阿耨尼国就是它。你一定见过大型团体操的红色图案吧，此时眼前景色望不到边的一片红，晾晒红辣椒的沙丘地像是大自然编织的一幅巨大的红地毯，从我们脚下一直铺展到远处的山边。看着一辆辆装满红辣椒的农用车把辣椒均匀地铺在晒场上的那一刻，我的感觉是：震撼！这种劳动美才是真正的美啊。

随着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焉耆县和兵团二师与远在河北周周的“晨光生物”紧密合作，10年来打造出一条世界领先的辣椒生产、加工、高附加值提取、销售海内外的产业链，带动了南疆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焉耆县和兵团二师的领导介绍，晨光集团的科技援疆、产业富民，在焉耆赢得老百姓口碑。2008年，也是一个辣椒丰收年。从开春栽下小苗，椒农们就悉心照料，开花了，结果了。可是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引发天然色素下游企业倒闭潮，需求量锐减，出口严重萎缩，波及新疆的辣椒，从每公斤8元多，一路跌到3元，越跌越没人收。焉耆辣椒收购的日子临近了，新疆公司请示集团总部怎么办？得到的批复是：照常收购，要保住椒农生产辣椒的成本价。这一敞开收购，晨光公司的仓库装满了，于是又租下一个个仓库。当年晨光收购干辣椒6万多吨，相当于前两年收购量的总和，占全国辣椒生产总量的13%，无意中成为中国的“辣椒老大”。价格稳了，椒农的心就稳了。第二年，辣椒产业更红火，晨光公司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国内销售量同比增长50%，国际贸易同比增长40%，一举成为全球天然色素企业的翘楚，十几年来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我们来到焉耆县的开来镇，这里也是兵团二师21团的驻地。兵团是红辣椒种植的主力军，我们见到微信名为“辣椒红了”的李梅花，她身材高挑，性格爽快，父母都是从内地进疆的兵团职工，她出生在新疆。自从红辣椒成为农业种植的主业，她就过来侍弄它们，一晃十几年了。每当辣椒收获季节，是她最开心的时候。她走进田间拔起一棵辣椒苗，只见辣椒苗的茎秆粗壮，根部长须带着泥土，绿叶下一个个鲜红欲滴的大红辣椒露了出来。不用数。这一棵结的大红辣椒有一百多个。梅花得意地介绍，这是目前红辣椒中最棒的品种——红龙23号，色素椒之王。“我们为本地少数民族椒农提供种子、推广技术，带动他们致富。”她把鲜红的辣椒“火炬”抱在胸前说：“看，是不是比鲜花好看？”

火红的晚霞映照在我们的红色皮卡汽车上，映照在红到天边的辣椒田园上，映照在兵团二代的脸庞上……



叶悄然飘落的过程。假如这是比较阔大的梧桐叶，那么它的飘落就有了姿态，虽然悄无声息，但也在完成一个庄重的仪式——与树枝依依惜别，打着旋儿，缓缓地在空气中浮沉，像跳着优雅舞蹈，静静地滑落，最后悠悠地匍匐在大地的母亲的胸膛。

一觉醒来，昨夜的大风吹得落叶纷纷，地上褐灰黄红，色彩缤纷。在我眼里，这些落叶是风景，是大自然的馈赠，看到它们被清洁工扫去，还觉得可惜。有时我会到公园或者郊外的树林里去，落叶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好像铺了一张地毯，走在上面，软软的，柔柔的，脚感舒适。也有孩子或者年轻人，以落叶为席，或坐或卧，甚而打滚翻腾；还有的双手捧起一把撒向天空，制造一场“树叶雪”，看叶子纷纷扬扬飘落。这不是落叶给人带来的快乐吗？

然而，叶子长在树上的时候，有多少人欣赏绿叶呢？人们出门旅行或到公园游览，拿出手机疯狂拍摄姹紫嫣红的花朵，却常对满树满枝的绿叶视而不见。而叶子到了变黄变红时，才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如唐代诗人杜牧所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大概是因为此时的树叶具有了花的属性，花的样态，花的色彩。而落叶就不同了，它虽然枯萎了，却有自己的美，一种无欲无求、恬淡安然的美。它比长在树上的时候别有一番美的姿态。

每每看到落叶。我总会回溯从前的旧时光。小时候，家在农村，到了冬天，小孩子常干的活儿就是串树叶。拿几条长长的粗麻绳，一头有针，一头拴个木棍打横，跑到树林里，用针扎住一枚叶子，撸到底，不长时间就串满了一根绳。几根绳串满，就提在手里或挎在肩上带回家，当柴烧。串树叶，实际上带有小孩子游戏的性质，既是干活，也是玩儿，故而兴致盎然。再大些便用筛子筛落叶，三下两下就装满了箩筐。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说的是花，其实亦可如此说落叶。在莽莽苍苍的森林里，叶子落在地上，层层叠叠，月月年年，历经风摧雨蚀，泥覆土盖，渐渐变为腐殖质，化为有机肥，给树根输送营养，正如一首歌所唱的“这是绿叶对根的情谊”。在昔日的农村，除了将落叶当柴烧，更多的是沤肥。把收集到的叶子、杂草抛撒到猪圈里，再在上面铺一层干土，任猪踩路滚圈，假以时日，起圈出坑，就是上等的肥料。在如今的城市里，落叶的去处之一一是发电厂，以最后的燃烧为人们送去光明。

叶子从萌生、繁茂到凋零，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循环无极。树叶落光了，明年春天又会有抹新绿拱出枝头。

世间的花儿各有其香，或清雅或浓烈，唯有桂花的香，令我念念不忘。

今年9月回国，一日外出办事，走在小区里突然闻到一股香气，啊，桂花开了！我的精神顿时为之为一振。

这是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里面有个大大的蓄水池。沿着曲径和水池，种满了樱花、梅花、桂花、鸡蛋花等花树，每年春夏两季，池边的绿植花影倒映在水中，满园芳菲，格外美丽。

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有的树木开始落叶了，我几乎彻底忘掉了花。而桂花，就是在这个时候跟我撞了个满怀。

我发现路边有棵挺大的桂树，枝叶繁茂，香气就是从那里飘过来的。几根并不粗的树干上面顶着硕大的树冠，树叶是常见的椭圆形。我曾经许多次从这棵桂树身边走过，如果不是那醉人的香气，我的目光绝不会在它身上停留片刻。

我走过去，抬眼仔细端详，只见浓密的树叶之间洒落着点点金黄，有的堆在叶子的根部，有的拥簇在枝条上，这些就是桂花。花朵不大，4片金黄色的条状花瓣，微微向外张开，花蕊只有米粒大小，颜色稍深，藏在花心。在这个百花凋零的季节，桂花在枝头悄然绽放。

我立在桂树下，伸长脖子贪婪地吸着那浓香，任凭萧瑟的秋风吹起衣角。身边不时有人匆匆经过，偶尔有人投来诧异一瞥，似在嫌我大惊小怪。但我不在乎，因为此刻我的眼睛里、鼻子里、心里全是桂花。

去国多年，加拿大的花树有玉兰、合欢、丁香、桃花、梨花、杏花……唯独没有桂花。桂花喜欢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在亚热带气候区生长。家乡淮安在淮河南岸，南北分界线穿城而过，气候土质都适合桂树生长，市内遍植桂花。在加拿大生活的20多年，桂花像家乡的软兜长鱼和开洋蒲菜一样成了求而不得之物，我基本已经习惯了。虽然在某个毫无防备的时刻，它们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

在淮安，桂花不只是用来闻的，它给我们味蕾带来的享受一点也不亚于嗅觉。桂花年糕、桂花酒酿、糖桂花汤圆……家庭主妇们对于舌尖上的享受从来都是食不厌精食不厌细的。何况这样小吃不只是孩子们喜欢，很多大人也百吃不腻。记得儿时，妈妈并不自己去插桂花，虽然路边、小区里常见桂树，她还是习惯一举成为农民那里买来当年新晒干的桂花，拌上糖腌在罐子里，需要的时候舀一勺。这样，腌制的糖桂花能吃一整年。做桂花汤圆的时候，妈妈还会在馅料里放一点猪油，那就更香了。做桂花酒酿则是用蒸好的糯米饭，拌上酒糟，撒上桂花。妈妈做的桂花酒酿因为发酵时间不太长（主要是我们都急不可耐），酒味不像小吃店买的那么浓，更加凸显了桂花的香气，而且甜度也适中。有时候妈妈发面做糖三角也会放一点糖桂

家乡的味道

文章（加拿大）

花。多了这么一小撮桂花，原本普通的糖三角仿佛一下子变得华丽了，成了高级甜点。桂花年糕我们通常是在糕团店买来吃。家乡的糕团店是个诱人的地方，不只有桂花年糕，还有猪油年糕、豆沙年糕、蜂糖糕、千层油糕等各种口味。每去一次，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这些年，我的生活中没有桂花，没有桂花糕，更没有母亲的桂花酒酿，显得粗糙很多。有一次实在馋了，就在小城的杂货店买了一罐酒酿，但尝了一小口就放下了，齁甜，而且没放桂花，口感大打折扣。失望之余，我彻底绝了对桂花的念想。记忆中的味道，只属于那方水土那方人。这是一种乡愁，所有的替代品都无法缓解，反而让它更加强烈。

现在想来，儿时的我们是多么奢侈。每年桂子飘香正值中秋节前后。月圆之夜，一家人坐在阳台上，一边吃着家乡浦楼牌苏式月饼赏月，一边听着外婆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和月宫里的吴刚，以及那棵总也砍不倒的桂花树，这时一阵桂花香飘然而至，似乎为这个美好的传说提供佐证。难怪有人怀疑这八月十五带着露水的桂花是广寒宫里的嫦娥抛掷下来赠与我们的。

这个季节，露寒霜重，大多数的花卉都已经“零落成泥碾作尘”，还在吐蕊绽放的除了桂花大概只有秋菊与秋兰了。菊花和兰花虽清雅脱俗，难免少了点凡间的烟火气，而桂花则像一个爱热闹的孩子，蓬蓬勃勃地开在枝头，一簇簇，一团团，挤开树叶，布满枝条，散发浓烈香气，似乎要赶走秋的萧瑟和清冷，唤醒人们生活的热情。

汉语的“桂”与“贵”同音，所以桂花是中国画常表达的主题。中国民间常用“蟾宫折桂”来代指科举及第，“蟾宫”指月宫，相传月宫中有蟾蜍，也有桂树，折蟾宫之桂显出登科及第之难。古人多年寒窗苦读，一旦金榜题名，便可飞黄腾达、荣宗耀祖。

桂花有丹桂、金桂、银桂、四季桂等多个品种，淮安最常见的是金桂。据说金桂的花量比其他桂花品种多3倍左右，不仅如此，花开时香味也更浓郁，是最名贵的一种，特别适合城市的绿化观赏。

乡愁是有味道的，只不过这味道是桂花的甜香还是玫瑰花的芳香，或者是兰花的幽香、菊花的冷香，全看你记忆里的哪一种。



走进笔都文港

王 谨

车人进贤县文港镇拱门，夜灯亮了，那一溜悬毛笔状灯具，扮靓了中国笔都文港的夜晚。

第二天早起，我们到庭院溜达，闻到一阵浓浓的桂花香味。原来，大院靠大门处有一排七八棵桂花树，昨晚的一场秋雨，摇落树上的花瓣，洒落在人行道上。欣赏厚厚的一层花瓣，不觉想起两句古诗：“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

文港是中国的毛笔之都。据称，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毛笔出自文港镇。文港镇文房四宝协会吴会长，首先带我们参观毛笔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木质材料为主的博物馆，丰富的实物展览带我们穿越漫长的毛笔历史隧道。吴会长说，一支毛笔的制作则要经过择毫、切毫、束毫等120多道工序。《笔史》上说：“笔工最难，其择毫”。由于毫料有扁圆、曲直、长短、粗细等区别，需要在水盆中，将已脱脂的毫料，用牛角梳反复梳洗，进一步整理分类。水盆工序中的拣毫工作，要求极为精细，需要逐根择选，分类组合。制成刀片状的“刀头毛”。再剔除劣毫，进行“齐毫”，造型成笔头。水盆工序根据毫料不同，又分为羊毫水盆、兼毫水盆等。中国的工匠精神，在毛笔制作上有精细的体现。

在文港主城区，徽派建筑与毛笔文化完美结合，塑造出文港超凡脱俗的文化气质。走进临街的一处制笔作坊，近20名员工老中青都有，员工们认真做着自己的工序。走到坐在最后，做着切毫活的白白净净的24岁“小老板”小徐身边，聊上几句，才得知，他中学毕业就随师学艺，后开了这家作坊。我问，你没有出去打工？他说，学祖传工艺，比出去打工踏实。

我们接着走进一小里弄，参观第二家毛笔作坊，面积比刚参观过的第一家小得多，坐在门口做切毫工艺的年长者姓周，正是小徐拜师学艺过的周师傅。谈起小徐的出道，他微笑点称赞。

文港镇的家庭制笔小作坊成千上万。用文港孔副镇长的话来说：“这些小作坊不是纳税大户，但镇党委政府乐意支持它们。结果是，镇上集体收入不多，却富了制笔老百姓”。

文港人以工匠精神打造毛笔之乡的名片。制笔业是精细活儿，需要师徒方式的传承。文港孕育包括中国笔王周鹏程等在内的第一批驰名中外的工匠和笔庄。

文港人谈起“中国毛笔之乡”这张名片，总会流露出几分自豪。镇的主要街道两侧有标语“中国毛笔之乡，每一笔都精彩”，体现毛笔之乡名片的涵义。这张名片也助推其他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

江西进贤县在宋代系属临川，是北宋文化名人晏殊故里。而今，一条晏殊大道穿越文港镇。文港人津津乐道“二晏”文化，即晏殊、晏几道，北宋初期两位父子词家。人们将父子俩和欧阳修、张先并称为“北宋词坛四大开祖”。

文港地名，源自古代此地津渡门家港、文家港，后合二为一，得名文港。2018年，文港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小学生学习书画毛笔基地”称号；2021年5月，文港毛笔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港现在已成为一座商贸重镇，建有中国文房四宝交易市场、文化用品商城等。该镇被评为“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入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名单。文化气息成就了文港。

绿叶对根的情谊

刘江滨

立冬过后有了一次河南行。乘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看到路两边的树木依然绿着，白杨却半树已空，唯树顶有少许叶子残留，墨卷的，远远望去，仿佛树梢栖落着一只只墨绿色的鸟。只不过，这些“鸟”怕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杳如黄鹤了。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入冬，大部分树叶还顽强地与树枝不离不弃。随着天气日冷，除了松柏等树种外，大多树叶将渐次飘零，至寒冬腊月全部落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叶子是树的头发。树叶从春天萌生枝头，青翠欲滴，到夏天一树繁茂，郁郁蓬勃，仿佛美少女一头黑发如瀑，风吹雨梳，摇人心魄。秋冬季节，树的头发日渐稀疏、斑驳，乃至空空如也。

然而，落叶也是树木自保的一种方式。太阳南移，天气寒冷，叶子凋落，树木不再需要额外输送水分，将其存蓄于树干之中，等待着来年的温暖降临，完成又一次生命的轮回。

古代诗人对四时更替十分敏感，尤其是睹落叶而伤怀，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作为自然的一分子，人的感情感受与自然事物同频共振，天人合一，实属正常。

但落叶带给人们的不全然是沮丧，还有美与趣。

秋末冬初，如果坐在树下，能看到一枚树